

甲骨文学刍议

李尔重

(湖北老龄工作委员会,湖北 武汉 430071)

〔作者简介〕李尔重(1913-),男,河北丰润人,作家,湖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著有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

〔内容提要〕从文学角度看,甲骨文具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而且,甲骨文作为现存最早的书面文学,是后来中国灿烂文学的源头。

〔关键词〕甲骨文;文学;劳动

〔中图分类号〕K 8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1999)06-0067-06

“文学”二字始见于《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孔子是说子游、子夏擅长文学,他没有给文学下个定义。皇侃《论语义疏》引范宁的说法:“文学,谓先王典文。”杨伯峻《论语译注》说:“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刘勰认为《五经》为“文章奥府”、“群言之祖”(文心雕龙·宗经)。大体上,古人把一切用文字写成的典籍与文献都称之为文学。《周语·郑语》谓:“物一无文。”《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谓:“经纬天地曰文。”《易·系辞下》谓:“物相杂,故曰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人类对于语言、文学的应用,随着时代发展与人文素质的提高,不断增益,不断恢弘其构造美、艺术美,“文学”二字的内涵也就日益繁多。《诗经》,人们都承认是文学;《书经》,又何尝没有文字美与艺术美?《屈赋》人们认为是文学,《庄子》、《韩非子》、《荀子》等诸子之书,又何尝没有丰富的文学价值?《汉赋》是文学,《史记》又何不有文学价值?若加上口头文学,古往今来的作品,很难就孰优孰劣;而且可以肯定:有许多口头文学的提炼与美,是文人文学所不可比拟的。口头文学大量地流失了,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虽多数失其原貌,但也保存了大量精华,如“守株待兔”、“杯弓蛇影”、“缘木求鱼”、“郢人运斤”、“买椟还珠”、“削足适

履”、“自相矛盾”、“狐假虎威”、“沐猴而冠”、“朝三暮四”、“奇货可居”、“畏首畏尾”、“瞎子摸象”、“名落孙山”、“亡羊补牢”、“画饼充饥”、“虎头蛇尾”、“蜀犬吠日”、“画蛇添足”……何止亿万,有的被文人扩展雕琢,成了高层艺术品,如“梁山伯祝英台”、“柳毅传书”、“张羽煮海”、“朱买臣休妻”、“庄子煽坟”、“秋胡戏妻”之类。文学史上多半注意了文人文学,对于口头文学的研究比较贫乏,对于口头文学、民间文学之为文人文学的基石,几乎还没人研究。我们可以说:对于“文学”二字还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看来,也不大可能,找到一个严谨科学的定义。我们只能从文字的构造美、艺术美与其内涵的品度上去品评作品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不要把文学看作文人独存的私产,而是人民的产业;文人只是在民间文学(包含口头文学)的大海里,舀出一勺,用显微镜放大,添油加料、雕镂纹绣,创作出一批作品而已。在文学史的长河里,每个阶段最先最丰富创新的人,是人民,而不是少类文人。从表面上,文学是时代的先驱,从本质上看,人民是创史的先驱,这个先驱的意志、品格、风范,为文人所掌握,才产生了作为时代先驱的文学。没有资本主义的萌发,不可能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及其大批杰出作家与杰出作品;没有中华民族的自力求存、反抗外敌与推翻腐朽统治的斗争,不可能产生

人民文学的作家与作品。研究文学史要着力研究人民创史的斗争,在斗争中产生的丰富的民间文学,从而蕴育出专业文人的精湛作品。专业文人的符合时代脉搏的作品,没有一件不是汲取了大量民间文学养料的。闭门造车,任幻影支配的作品,只能是供少数精神空虚远离时代的人们,寻求刺激的文字游戏——与玩麻将、卜克一样的游戏。

二

中华民族的口头上的民间文学,从何时开始?这是无法界定的。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也创造了语言。随着劳动的发展,人直立行走,开创了手的功能,人创造了工具,这样,使人脱离了动物界。人类劳动越复杂,彼此交往越多,人的思想感情也增多,适应这个需要,语言不但是交往的手段,也是表述思想感情的手段。应该设想:从这个时候起,便有了口头文学。人有了语言,还没有文字,靠刻木结绳记事;也许刻木结绳中也有记述思想感情的部分,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可以把“想女人”一事,写成千言万言。有了火之后,人们开始烧陶器,在陶器上刻了多种符号。这些符号里有一

部分可以肯定是数目字,因为各民族的一二三四五的陶文字,几乎都是相同的,与甲骨文的一二三四五,也基本相同。这几个最原始的象形符号相同,是容易现解的。陶纹符号中有许多,我们认不清;陶纹刻画中,人面、鱼形等可以一目了解。但半坡村的人鱼盆的盆沿上均匀刻度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不了解了。半坡村属于新石器时代,那里出土的陶纹已经比较复杂,许多是我们不理解的。可以设想:那已是进入文字时代的前奏,或文字的开始。

迄今,我见到的最早的汉文字是甲骨文。它是殷周的文字,又是比较完备的文字,这是可以肯定的。古史里关于夏的记载不少,真到现在,在登封二里岗发掘的夏文化遗址中,也只发现了一个“共”字。殷文字应是夏文字的继承与发展,夏应有文字,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汉之古文字,有一个汉古安的活化石,那就是湖南江永的“女书”。这是流传江永一带女人中的一种特殊文字。其文字构造有与甲骨文、金文相同或同义者,谢志明先生指出三十一例;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千、万等字,在甲骨文、陶文、女书、彝文中互有异同,同多于异,列表如下:

陶文、甲骨文、女书、彝文数字比较表

数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千	万
陶文					X	√	X	八	夕	+	十	卅
甲骨文	一	二	三	三	五	介	十	夕	夕	中	千	𠂔
女书	/	//	///	𠂔	△	√	夕	夕	刀	X	夕	𠂔
彝文	1	二	三	𠂔	五	元	𠂔	几	九	4	十	文

注:以上见于李荆林著:《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

女书象形文字很多,但已是表意文字,能够写出记事与写情的文章。谢志明先生认为女书始于殷商时代。虽有争议,可以知道与汉文字是同源的。我们还可以知道:现存女书比甲骨文完备得多了,它不但可以记事写情,而且可以写成大块文章,其功能与现行汉字没有差别。女书中的文学,不论从文字构造上或艺术美上,都已是很丰富了(迄今还没有人把女书的文献收集起来,加以研究)。甲骨文里也有记事写情的文字,特别是西周甲骨文的记事文,比殷墟甲骨文的记事比重增加了许多。不论如何,不但甲骨文,连金文在内,其记事写情都赶不上女书。

那么,甲骨文中的文字,有没有文学价值?我说:有。它有记事与写情,它还存了若干历史故事,可与

古史传说相互验证。作为可考的文学始源来说,这些材料还是宝贵的。另外,在文字构造美上,也有特殊价值,对后来的文学创作有其影响。高层次艺术性的作品,如《诗》、《书》、《易》都可以从甲骨文中找到它们的祖源。

三

甲骨文中的“诗”,也许有人听来惊诧。其实不必。

《卜辞通纂》第 375 片上写着: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汉乐府里有《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连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其”字在这里表示疑问；“其”字做疑问词，在卜辞中还有，如：

“其 大雨？其 小雨？不雨？”（《殷契粹编》806片）

“王其田……”（《粹》973、975、977、979片）

把“其”作为虚字用的也有：“不我其授又”（《粹》1084片）“其曰游尸。”（《粹》1160片）这类例子很多。作为虚字出现的“其”字，经过卜人积辑成为《易经》的卜辞中，记载的更多，有107处，如“其血玄黄”、“屯其膏”、“高尚其事”、“其匪正”、“其旋”、“其行次且”等。

以诗的形式的卜辞，也不止于上边一首。安阳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文有如下文字：

“乙雨？乙巳允雨。”

“丙雨？丙午允雨。”

“丁雨？丁未不雨。”

（《小屯南地甲骨》254片之（一）、（二）、（三））

《粹》905和907片的卜辞，已有祈年的语言，也是诗样的。

“南方受禾？西方受禾？北方受禾？癸卯贞，东受禾，西受禾。”（905片）

“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907片）

《粹》之卜辞，还有很好的狩猎之歌：

“王猎于噩，无伤；

王猎于焚，无伤；

王猎于噩，无伤；

王猎于向，无伤。”（《粹》973片）

“辛巳，王猎于向，无伤；

壬午，王猎于噩，无伤；

乙酉，王猎于向，无伤；

戊子，王猎于孟，无伤；

辛卯，王猎于噩，无伤；

壬辰，王猎于向，无伤；

乙未，王猎于噩，无伤。”（《粹》975片）

“王猎于孟，无伤；

王猎于棕，无伤；

王猎于游，无伤；

王猎于囿，无伤；

王猎于□，无伤。”（《粹》979片）

“王出猎，不遇大风？

“不遇小风？

“不遇小风？”（《粹》388片）

“不晴，其雨？”（《续》4·239片）

不雨，晴？”（《续》380片）

丙午卜，今日晴？”（《续》甲860片）

《小屯南地甲骨》之38，“《前》7·38·1”载有歌谣：

“我其祀宾，（我乃祭天）

则帝降若；（则天祐我）

我勿祀宾，（我不祭天）

则帝降不若”（则天不祐）

从上边的例子中，我们不但知道卜辞中祈雨有诗味之辞句，而且祈风、祈年、祝狩猎的卜辞中，也有诗味的辞句。这类辞句在《易经》中可以看到很多，在《诗经》中也不少见，如“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诗·伯兮》）“其鸣喈喈”（《诗·葛覃》），“灼灼其华”（《诗·桃夭》），“谁其尸之”（《诗·采芣》）…在《诗经》里，“其”字共516见，比起《易经》的107见多出了几倍，其含义也比《易经》复杂多了。可以这样说：《诗》从卜辞中已经开始了，把卜辞辑成《易经》之后，《易经》中的诗多起来了，文采也高了。司马迁说：孔子把诗三千删为305篇，其说不可靠。在《论语》里，孔子没说过删诗，只说过“乐正”，意思就是“正乐”，可能是把三百篇的乐谱整理了一遍。《诗经》是多人收集整理出来的。据说周有采风之官，有献诗风尚，可能那些“官”们把大量献来的民歌编成了一本集子。古籍载佚诗不少，可知当初诗集也不是一个本子，留传给我们的就是现在的《诗经》，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编辑整理，文采艺术大为提高，成为中国诗祖。后来的诗，三、四、五、六、七言，词赋的长短句，都在这里给出了开端，成为屈骚、汉赋、词、曲的源头。像《江南》和众多名诗，溯源追本，都不能不找到卜辞里去。

卜骨已有18万余片，里边有诗意的文字一定很多，如果有人下大力气，遍索一次，一定会有大量发现。

甲骨文中也有成语。《殷契粹编》1275片，《卜辞通纂》590片载有：“不匕自鱼。”“匕”即“化”。全文可释为：“不化成鱼。”

《殷契粹编》1160片载有：“其曰游尸以，其曰母叟以。”“游尸”，“犹豫也”。“母”同“毋”，“叟”，扰也。则全文之意应是：“其勿犹豫也，其勿扰也。”

《殷契粹编》1162片载：“其乎多方小子，小臣，其效尧。”“多方”，多国也。“乎”，呼也。“小子”、“小臣”，下属也。“效”教也。“尧”戒也。全文之意应是：

“告诉各国小子、小臣，要戒慎。”

1162片又载有:“亚立其于雩,又有利;其于雩,又有利。”“亚”,官名。“立”人名。“雩”,读于,祈雨的祭名。“又”,祐也。全文应释为:

“亚立求雨,祐有利;亚立求雨,祐有利。”

这段话似是记事,又像是诰命。

从以上文字里,可见甲骨文中确有诗之滥觞。这些文字,来自口头文学,因为书契之艰难,大大简化了。文字上传下来的,可能较为真切地接近当时口头文之内容;文字上传下来的内涵,当不如口头文学的广泛。加之,口头文学在纵线传递过程,又加上了多人的再创作,一个简单的故事,便把“武王伐纣”一事,创成了“封神演义”。

甲骨文有没有散文或记事文?当然有。因为人们的口头上有散文与记事文。

四

《周礼》春官筮人曰:“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山海经·海内西经》记有六巫:“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山海经·大荒西经》记有十巫:“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古者巫与史相属,掌巫与史。因之,卜辞多有历史故事的记载,这便是散文体与记事文体的祖源。

甲骨文中可以看到丰富的记事文。

《殷契粹编》803片有:

“贞王佳,二告,不玄冥,不玄冥,不玄冥。”

879片记有:“二告,不玄冥。”“不玄冥”意为:“不明白”或“不清”。

1159片记有:“𩇑于云,若,王弗每。”

“𩇑于云,若,王弗每。”

“𩇑”,祈意。“若”,允意,“每”,通悔。全文意:“天雨,王不悔。”

这种零碎记载,随处可见,有记雨的,如《小屯南地甲骨》之《乙》303片:“辛未卜争,贞,翌,乙卯雨,乙卯允雨。”《殷契粹编》之665片:“癸卯卜,乙卯雨?不雨?允雨。”“癸丑卜,乙卯雨?不雨?允不雨。”记日月食的,如《小屯南地甲骨》之726之(一):“壬寅贞,月又𩇑。其又土燎大牢。”726之(二):“壬寅贞,月又𩇑。其不于人圉。”《殷契粹编》之55片:“庚辰贞,日又𩇑。其于父丁告。”(注:𩇑,食也。圉,灾也。)卜辞中也有记“二至”(冬至、夏至)的,《小屯南地甲

骨》2271之(二):“至日甲。”2271之(三):“𠄎至日。”(注:𠄎,不也。)4582之(二):“其至日。”4582之(三):“夔燎至日𩇑”、“吉丝用。”(夔,人名。燎,祭名。𩇑,雨祭。丝,细也。)《乙》5399之(一):“壬辰卜至日。”《乙》5399之(二):“壬辰卜𠄎至日。”《殷契粹编》之396片记有妣庚妣丙祭求牲畜繁蕃的事:“祁生于妣庚妣丙,在□□,牡、牝、白豕、牝、牡、牝、……”这类零碎记事文字很多,不赘。

《小屯南地甲骨考释》的作者姚孝遂、肖丁先生根据甲骨文的记载,看到对伊尹的祭祀,与祖丁平行,卜辞中有“伊奭”、“伊宾”等,认为把伊尹看作殷之老臣是不够的,他究竟是什么人物,有待考证。

《小屯南地甲骨》之2342片记有:

“…丑贞,王祝伊尹,取祖乙鱼,伐告于父丁,小乙,祖丁,𡈼甲,祖辛。”

这里的祖乙是纣王辛的曾祖父,父丁是纣王辛的高祖,祖丁是纣王辛的祖父,小乙是纣王辛的父亲,𡈼甲应是祖丁之父。把对伊尹的祭祀与纣之诸父并列起来,确实是很奇特的。在古典籍找不到这个事件的影子,也就难以判定了。

郭沫若认为“妇好”乃武丁之妇,其名常见,每有从事征伐之事。安阳妇好墓中出土两件大铜钺,钺是军事统帅权的象征,可以联想“妇好”是一位拥有相当高军权的女将。加以墓中出土的大量完美的各种玉器、铜器,都是殷代出土文物中仅见的上品。完全可以想像“妇好”其人是一位了得的人物。

关于妇好指挥征伐的记载。

《殷契粹编》引《殷契佚存》之《佚》527:“乙丑卜,卜宾贞王𡈼妇好令征夷。”

《殷契粹编》引《库》之237:“贞王勿乎(呼)妇好,往伐土方。”“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𩇑伐儿方受出又(祐)。”

《殷契粹编》引《库》之310:“辛巳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

《殷契粹编》之1229片:“乙酉卜,南贞,勿乎(呼)妇好于庞奴人。”

关于妇好主祭的记载。

《乙》5086片:“贞乎妇好,出□。”(注:出,祭名)

《铁》4501:“贞,勿乎妇好往燎。”(注:燎,祭名)

《卜辞通纂·别二·ⅢA》:“乙卯卜,宾贞,乎妇好出服示妣癸。”

有关武丁嫔御妇好的记载。

《库》1701片:“甲戌卜,亘贞,𠄎妇好于父乙册服。”

《殷契粹编》之 1226 片:“庚戌卜,争贞,卬妇好于……”

《殷契粹编》之 1228 片:“甲戌卜,宾贞,卬妇好于父□。”

《殷墟书契前编》之 7. 27. 4:“□寅卜,韦贞,嫔妇好。贞弗其嫔妇好。”(注:嫔,祭名;亘、争、宾、韦,卜人名)

关于武丁希望妇好生儿子也有记载。

“辛丑卜,亘贞,王曰日好具出子? 御。”

“辛丑卜,南贞,妇好出子,二月”(注:好,是“妇好”之省)

关于妇好分娩的记载。

《甲骨学通论》引《丙》247:“甲申卜,南贞,妇好娩佳。王占曰:其唯丁娩嘉? 其唯庚娩,弘吉。”

“甲申卜,南贞,妇好娩嘉? 不其嘉? 又三旬又一日,甲寅娩,允不嘉。三旬又一日娩,不嘉,唯女。”

这段文字表示了商王武丁关心妇好的分娩,又希望生男的心情。结果生了个女孩。

这类的记载还很多。据王宇信先生《甲骨学通论》的统计分类,卜辞中共载有:(1)阶级与国家,(2)社会生产,(3)科学文化,(4)其他,共四大类,析为二十二项:奴隶与平民,奴隶主贵族,官吏,军队与刑罚,战争,方域,贡纳,农业,渔猎与畜牧,手工业,商业与交通,天文与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生育,鬼神崇拜,祭祀,吉凶梦幻,卜法,文字,其他。这些材料填补了史料,也填补了文学史料。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这些文学史料,看来粗犷,但也有其文采。

五

卜辞文学中的文采。

用现人的观点,很不容易看出卜辞文学的文采。这不单是因为攻甲骨文之艰难,更重要的是连许多大师在内,还没有重视卜辞文学是文字文学的最古老的祖先。既然口头文字里有许多令人企想不及的文采,那么,在尚不完备的文字中和没有纸与笔的条件下,记录下来的口头文学,其光采自然减损了许多,其流光残玉还是可见的。

殷代的“诗”与记事文,已于前段有例。但殷之记事文比较零乱,多节积累成文,如大甲与妇好之记文,以及其他零散短文,都是如此。到了西周,散文记事文都有了进步,结构成章。

周原甲骨 3 号(1979 年,Q. F. F₁H₃₁:3)

“船其五十人

生,由亡咎;

八月辛卯卜,曰其瘳启。”注:船,即般,还也。由,惟也。瘳,病也。启,发也。

全文之意:“班回他的五十人,一路无险。八月辛卯卜,说:他的病发作了。”

周原甲骨四号(1979 年,Q. F. F₁H₃₁·4)

“卧曰:母

既弗克衣,安

□□□□通

隹武,由亡咎;

乃则鼻囙。”

注:卧,卜也。母,汝也。

衣,殷也。由,惟也。隹,高也。

鼻,登高也。武,甚义。

这段话的意思是:“卜曰:汝既不能胜殷,安全通过丘陵道路,没有危险,于是就继续攀登前进吧。”

这段文字与史书上记载的武王伐殷,第一次不克而还;与墙盘铭文所载周伐殷之历史记载,可以互相印证。

周原甲骨 1 号(1977 年,扶·齐·H₃③1)

“惟御于永终

用古逋妾;

此古亦此亡。”

中线右边又刻:

“惟御于休命,

保贞:宫,

吉。”

注:逋,捕也。古,周名,即许国。休命,崇高的使命。永终,永久之意。宫,宫室。保,官名,少保也。

此片卜辞之意为:“王宜从长计议,以求永久的安全;让古国人捕捉逃亡的女奴,古国人也跑了。出于崇高的使命,少保占曰:营造宫室,吉祥。”

周原甲骨 2 号(1977 年,Q. F. F₁H₃₁:2)

“唯殷奚;

子来降;

其絜及厥吏。

在廌尔卜,

曰:南宫突,

其酢?”

注:奚,国名,即薛国,今新蔡县。廌,中庭也。尔,乃字解。南宫突,即南宫括。酢,酬酢之意。

本片大意谓:“殷之奚子来降,絜留奚子及其部属。乃卜于中庭,命南宫突酬酢奚子。”

周原甲骨 83 号(1977 年,Q. F. F₁H₁₁:83)

“曰:今秋楚子来,郈父后哉。”

注:郢,国名。后,迟也。哉,载也,行也。父,君也。这段话意是:“今秋楚子来,郢君迟来。”

周原八十四号卜甲:

“贞:王蒞(求)侑大用,册(告)周方白(伯)。光其由(是)正,不左于受又(有)祐。”

这段话意是:“贞:王求侑大甲,告于周方伯,行于正道,不会不受保佑。”

周原二十号卜甲:

“由(是)亡(无)咎(灾),祠。自蒿(稿)于丰。”

这段话意是:“没有灾星,祠祭,始于稿至于丰。”

以上所引,均见于徐锡台同志的《周原甲骨文综述》之《周原十篇重要卜辞考释》。

周原甲骨文的文体与殷甲骨文体显然不同,殷文零乱而不精练,周文结构紧密而文字简练,与西周初期的《大丰毁》、《利簋》的铭文体极近似,与《书经》文体亦相似。这表明文化的进步与文字运用的发展。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论语·卫灵公》)孔子指出了夏商周三代之相同与演变,周原甲骨文也反映了这点;殷卜辞中常见的祭仪“协”、“丞”,到周原甲骨文中就不见了,周原甲骨文中的“祠”祭,在殷甲骨文中则没有。五等爵位制,在周原甲骨文中已出现了公、侯、伯、子,缺一个男;到西周《矢方彝》铭文中才有了“侯甸男”;在殷甲骨文中只出现了侯、伯、子,没有公和男;《尚书·召诰》与《酒诰》载殷爵位制有“侯、甸、男、卫、邦伯”,也与周之五等爵位制不同。可

见孔子说的“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是合乎实际的。

殷甲骨文已开始了散文、记事文,周原甲骨文则出现比较精炼完整的散文和记事文,这是甲骨文文采的发展。

殷甲骨文虽零乱,已具备了动词、名词、助词、形容词、连词、动名词等文章必有的词汇。其状物状貌的瑰丽,有些已逼近《诗经》,如状雨之词:

雨、不雨、允雨、允不雨、今日雨、夕雨、其雨、萋雨、从雨、大雨、小雨、五日雨、祉雨、遘雨、绉雨、气雨、丝雨、益雨、幺(细)雨、日雨、旬雨

如对一日之时分之状语:

旦、兮(曦)、明、中日、日中、昃、昏、夕、莫(暮)、夜。

又对一日分为六个时辰,各以其状:

辰、巳、午、未、申、酉。

旦、食日、中日、昃、鹑、昏。

其于吉凶之状词,如:

亡尤,吉,亡国(祸),大吉,弘吉,亡咎(祸),亡𠄎,亡省,亡萋(遇),亡戕(伤)勿宾,句(有害),亡𠄎,𠄎国,宁,有国、戕。

这些看来粗浅,乃是江海之源的细流,成泰山之土壤。没有这些。怎能有后来的纵横可言,灿烂文章呢?

(责任编辑 吕 慎)

On Literature of Ancient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Li Erzhong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in Charge of the Aged, Wuhan 430071, China)

Author: Li Erzhong(1913-), male, Chairman of Hubei Provincial Committee in Charge of the Aged, known as the writer of a historical novel *Another War and Peace*.

Abstract: From an angle of literary standards, the literary features of ancient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are studied. With plenty of material,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ain that ancient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as the oldest written literature kept today, are the source of Chinese splendid literatures.

Key words: ancient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literature; labour